

武林天骄

第一回 鸳鸯同命

拂拭残碑，敕飞字依稀堪读，慨当初倚飞何重，后来何酷，果是功成身合死，可怜事去言难赎。最无辜，堪恨更堪悲，风波狱！

岂不念，中原蹙？岂不念，徽钦辱？念徽钦既返，此身属谁？千载休谈南渡错，当时自怕中原复，笑区区，一桧亦何能，逢其欲。

——文徽明·满江红

夕照苍苔上，鸟鸣山更幽。这条山路，显然是很少人行，岩石上满是赭红的、雪青的，或草黄色的鲜苔。苍松映衬红崖，野花枫叶争艳，在这秋末冬初，已寒未冷的时候，山上到处还是瑰丽的色彩。

在这少人行走的荒山僻径，此际却有一个少妇，挑着两捆柴草回家。

虽然是荆钗裙布，却掩盖不了她秀丽的容颜。

她是一个猎户的妻子，或许是因走惯山路了，她挑着柴草，踏在长满苍苔的石头上，步履依然甚是安详。

平时她很喜欢看云看山，但此际山间的景色虽然份外清幽，她的心情却有一会儿不大平静。

前两天，有许多难民从山下经过，听说是金国又要和宋国打仗了。

这座山是座落在陕西大散关西北面的盘龙山，时为南宋绍兴十年，金宋议和，以大散关为界，西北面本来属于宋国的地方，如今已是属于金国统治。这个少妇是汉人，听得金兵攻宋的消息，心情自是有点不安。

不过她一想到正在等待她回家的丈夫，想到她那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她的心中又充满喜悦了。

外间虽然烽火弥天，这座荒山却一向是张雪波的。除了丈夫和孩子，她的父亲和公公也还健在，两家早已合成一家。她有个温暖的家，只盼一生能过这样平静的日子，于愿已足。心中正自充满蜜意柔情，忽地无端刮来一股狂风，吓了她一跳。

这股怪风突如其来，随着这股怪风出现的是一只吊睛白额虎。

少妇被猛虎一扑，扔开柴草，抡起扁担就打。她眼明手快，这一打倒是打个正着，恰好打着了老虎的额头。但可惜老虎皮粗肉厚，头颅竟似比石头还硬，“卜”的一声，扁担断了。

老虎负伤，大吼一声，好似晴天起个霹雳，震得山岗也动，猛地扑来。

少妇一闪，闪在老虎背后，老虎前爪搭地，腰胯一掀，少妇手中没有武器，只凭一双肉掌，自忖对付不了这只老虎，只能再闪。老虎掀她不着，把铁棒也似的虎尾竖起来一剪，这一剪扬起风沙，少妇眼中吹进一粒沙子，流出眼泪，看不真切，几乎给它扑着。少妇慌忙施展轻功逃跑。

她心里一慌，脚步就不能踏得那么稳了，踏着石上的苍苔，脚步一滑，竟然在这紧急的关头，摔了一跤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虎已经扑到她的背后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雪妹莫慌，我来了！”人未到，石头先打过来。

这块石头也打个正着，老虎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一扑扑了个空，少妇滚过一边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的丈夫已经迎上那头猛虎。两只手把老虎头皮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，铁拳猛击。他的拳头比少妇的扁担更为有力，打了三四拳，老虎脑浆迸流，天灵盖竟然被他的拳头打破，死了。

丈夫扶起妻子，问道：“雪妹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少妇惊魂稍定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擦破一点表皮，眼睛渗进一粒沙子，不大舒服。”

丈夫仔细察看，果然只是擦破一点表皮，连轻伤都算不上。他给妻子揉眼睛，吹一口气，那粒沙子也就随着眼泪流出来了。“雪妹，你的运气还算不坏。”丈夫笑道。妻子跟着笑道：“我的运气当然不坏，我最大的幸运就是碰上你，能够得到一个你这样好的丈夫。成哥，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原来这少妇名叫张雪波，她的丈夫名叫谭道成。他们是自小一同在这山中长大的。不过他们都不是本地人，都是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逃到这座荒山的，谭家先来，张家后到。

七年前张雪波曾经在树林里碰上一条大青狼，那次也是谭道成把恶狼打死的。不过那次谭道成来得更早，青狼刚出现，人兽尚未相斗，谭道成就已来到她的面前，杀了恶狼。张雪波也是在那次遇险之后不久，嫁给谭道成做妻子的。

谭道成笑道：“那头青狼是咱们的媒人，我怎能忘记。不过我却一直不知你会武功，你为何瞒住我？”

张雪波被丈夫质问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扭扭怩怩地说道：“我这两下把式也称得是武功吗？敢情只能算是三脚猫的功夫吧。”

谭道成哈哈大笑道：“什么三脚猫功夫？三脚猫是连老鼠也捉不到的，你这‘三脚猫’的功夫却能打老虎！我不知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，但你练的可是上乘的武功呢！”张雪波道：“哦，上乘武功？”言下似乎还是不敢相信的神气。

谭道成道：“我怎会骗你？你练的本来是上乘武功，只可惜你完全没有对敌的经验，给老虎吓慌了。假如你稍为镇定一些，用不着我帮手，你自己就可以把老虎打死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真的吗？但我刚才已经是用力打它了。一打扁担就断，我赤手空拳，如何还能打死老虎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当然还得有点猎虎的经验，我教你怎样打老虎吧，老虎的头颅最硬，你气力不足，就不要先打它的头部，最省气力的办法是先把它的眼睛打瞎，它发了狂，然后你再躲到悬崖旁边，故意弄出一点声音，引诱它来扑你，这样它就会自己跌下悬崖死掉。”

张雪波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对，这个办法真好，我怎的没有想到。”

谭道成继续说道：“你的轻功身法轻灵佳妙，只可惜也是给吓得慌了，才会摔那一跤，轻功提纵术是必须懂得如何运用真气的，这就已经是属于内功的范围了。上乘武功是以内功为基础的，以你目前的造诣来说，虽然还不能说是深厚，但我说你练的是上乘武功，则是没有错的。好啦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懂得武功，却为何瞒住我呢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的功夫是爹爹教的，爹爹说这只是乡下人的把式，见不得行家的。我小时候身子弱，爹爹教我练武，只是希望我能够却病延年，他吩咐过我，不要给外人知道的。”

谭道成愠道：“我是外人吗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当然不是外人，不过，我知道你的武功很好，我这点乡下人的把式，怕给你笑话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说老实话，现在你告诉

我这是上乘武功，我还不大敢相信呢。成哥，我不是存心瞒你的，你恼我吗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，我不过因为一向不知你会武功，忍不住有点好奇，才问一问你。原来你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。我怎会恼你。”

话虽如此，但在他的心里可是着实有点疑惑，觉得妻子的解释，理由似乎不怎么充足。再说，即使妻子是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，但身怀绝技的岳父，却又为何这许多年来一直深藏不露？

但虽然心中已有思疑，他还是不会怀疑妻子对他的感情的，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恩爱夫妻，彼此都是爱对方甚于爱自己的。

不但不会怀疑妻子，他也不会怀疑岳父对他的疼爱。岳父只有一个女儿，岂仅只是把他视同“半子”，简直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般，这种情如骨肉之爱，他也是不能置疑。“岳父不让我知道他会上乘武功，想必其中定有难言之隐，未到时机，他就不能让我知道。”

谭道成固然思疑不定，殊不知他的妻子也是和他有着同样的思疑。原来她的爹爹是暗中教她练武的，不仅叮嘱她不许向“外人”泄露。而且是叮嘱她不许向“任何人”泄露的。这“任何人”当然包括她的丈夫在内。

不仅这件事情，她的爹爹还有更大的秘密是不许她向任何人泄露的。

这次她已是给丈夫知道她的爹爹懂得上乘武功的秘密了，好在还未知道更大的秘密。

在她的想法，她的任何秘密都是不该瞒住丈夫的，但爹爹郑重的叮咛，她却不能违背。

此时她的心里难免有点忐忑不安，“爹爹知道我泄露了家传武功的秘密，不知会不会骂我？唉，但我碰上老虎，却又怎能不使出武功？给成哥看破，我又怎能继续瞒他？如今我不该说的都已说了，只有待我回家之后，今晚再向爹爹禀明，求爹爹原谅了。”

正自忐忑不安，忽听得丈夫说道：“雪妹，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”？

张雪波心头一跳，笑道：“咱们都已经做了五六年夫妻了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”

谭道成呐呐说道：“我、我觉得你爹爹有……有点奇怪！”

张雪波不觉吃了一惊，定着眼睛看他，“我爹爹有什么奇怪？”谭道成道：“我觉得你们父女和一般人家的父女好像有点不大一样！”

张雪波心头卜通一跳：“莫非他已知道爹爹的一些什么秘密？”勉强笑道：“我和爹爹不也是和别人家的父女一般吗？又有什么两样了？”

谭道成若有所思，半晌方始说道：“雪妹，记得小时候咱们俩都是一样顽皮，对吗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不必把自己拉来作陪衬，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，顽皮的只是我，你可是乖孩子呢。我常常欺负你，你都对我忍让的。”谭道成道：“不，有时候我也忍不住生你的气的。还记得吗，有一次我恐吓你，说要打你的耳光，我一吓你，你就哭了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一哭，你就向我求饶。结果不是你打了我，而是我打了你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含着几分诧异的目光注视着丈夫说道：“你提起咱们小时候的事情干吗？这和我们父女又有什么关系，似乎离题太远的吧？”谭道成道：“我觉得奇怪，就是因为从你小时候的顽皮想起的。”张雪波道：“哦，想起什么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小时候你很顽皮，但我好像从未见过你的爹爹打你骂你，莫说打骂，连生你的气我都未见过。只有你向他乱发脾气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妈早死，我自小就是与爹爹相依为命的。爹爹特别疼我，那又有什么稀奇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也是自小就没有妈妈的，但我的爹爹管教我却是很严，我一做错事情，他就打我手心。骂我那更是家常便饭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是女孩子，当然要比男孩占一点便宜的。别人家的父母不也是对男孩子管得比较严吗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小时候跟爹爹上山打猎，我总是跟在爹的屁股后面，有时候不小心摔了跤，总是我自己爬起来，爹是不会回头来扶我的。你和你爹上山玩耍，却是你爹跟在你的后头，小心翼翼地保护你，生怕你会跌倒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倒是很细心啊，这点小事都注意到了。但谁叫你是男孩子呢，女孩子在父母眼中总是比男孩娇嫩的啊！你妒忌我爹宠我，不如你求神佛保佑，保佑你来生也变作女子吧。”

谭道成不说话了，但心里的疑团却未解开。张雪波望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还有什么你觉得奇怪的吗？”谭道成的确是还有疑惑之处，但却不便直率地问他妻子。

不错，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，妻子的解释似乎也很合理。但他还禁不住有个奇怪的感觉。当然，他绝不怀疑岳父对他的妻子是特别疼爱，但却好像和一般的父爱又不相同。不只是一般的父亲对孩子的爱护，更多的是像“侍奉”小主人那样的呵护备至。

心中蓦地冒出“侍奉”这两个字，他自己也觉得想得太过荒唐，因此自是不敢和妻子说了。

他虽然没说出来，张雪波已是心中慌乱了。“看样子成哥似乎已经起了疑心，他猜到什么呢？唉，我本不该瞒住他的，但爹爹不许我说，我又怎能直言无隐？何况还有许多事情，爹爹也还未曾告诉我呢！”

她的“来历”如何，一直是在她的心头尚未解开的谜！丈夫的猜想并不荒唐，原来她的“爹爹”果然并不是她的生身之父。她的“爹爹”本是她家的老仆人，名叫张炎。在她刚刚断奶的时候，是她的母亲把她交托给这位老仆人的。那时刚周岁，她只知道她的父亲是在宋朝为官，后来不知怎的得罪朝廷，被抄家的。她的母亲住在乡下，官差来到之前，将她托与张炎。

这些都是后来张炎说给她听的，她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只知道父亲姓张，和张炎同族。因此母亲将她交托给张炎的时候，一定要张炎冒充她的父亲。

当然她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父母的事情的，但张炎却不肯告诉她了。

她是由张炎抚养成人的，也早已习惯于把张炎当作亲生的父亲了。

张炎最初本来答应她，到她满十六岁的时候，把她的身世告诉她的，但十六岁那年，她刚好在生日那天和谭道成成亲，在出阁前夕，亦即是张炎答应为她揭开身世之隐的日期，张炎却流着眼泪和她说道：“请原谅我，时机未至，我还不能把你的身世告诉你。”她问：“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告诉我？”张炎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要到何时，不过，假如时机一直未至的话，到我临终的时候我会有遗书留给你的。遗书我早已写好了。”

养父恩深如海，她还能说些什么呢？她对生身的父母毫无记忆，想要知道他们的事情，其实多半还是由于好奇而已。

她已经过惯了山中平静的日子，又已经有了深爱她的丈夫，她很满足于目前所过的日子。在她内心深处倒是有点害怕知道父母不幸的遭遇会扰乱她的心灵了。（父母是否已遭不幸，其实她也是还未知道的。不过从张炎那晚和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之中，她隐隐感觉得到，父母大概是已遭不幸了。）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如今她的儿子也有五岁了。“爹爹”还没等到可以把秘密告诉她的“时机”，她也不想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了。

她常想：要是能够这样平静度过一生，那又有什么不好，何必自寻烦恼？但如今她的丈夫却挑起她的烦恼！

她感觉得到，丈夫对她的来历已有怀疑，唉，但可惜的是，她自己都未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她心中慌乱，既然不敢吐露秘密，就只能试探丈夫的口风，看看他是否知道一些什么秘密了。

谭道成也是和妻子一样，心中有话，却不便直说出来。“还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奇怪的吗？”张雪波问道。

谭道成道：“没，没什么。不过，我刚才倒是碰见一件罕有的事。”张雪波睁大眼睛，“什么罕有的事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看见你的爹爹在一处岩石后面和一个陌生人说话。这么多年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有外面的人找你爹爹的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哦，是怎样的人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没看见他的脸孔，只知不是山上相识的猎户。他们也没看见我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我怎能偷听你爹爹的谈话？他们小声说话，我匆匆走过，也听不清楚。不过那陌生人的口音，却似乎是南边的口音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们本来是从大散关南边逃难来的，这个人恐怕是爹爹以前在乡下相识的也说不定。待我今晚再问他吧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看还是让爹爹自己告诉你好些，因为说不定他不想你知道这件事呢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是怕爹爹问我怎的会知道这件事，那时你就难免有偷听的嫌疑。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你几时学得这样多心了，我只是想，这件事情倘若可以让你知道，你的爹爹当然会告诉你。”张雪波抬眼望他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低下了头。

谭道成道：“喂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怕你说我多心，我不说了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你别呕我的气好不好，和你说句笑话，你就当真起来了。说吧，咱们夫妻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”谭道成道：“你奇怪什么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是奇怪，怎么客人要嘛都不来，要嘛忽然都来了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说前天有个客人来找我爹爹的事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咱们两家避难荒山，十多年来，一直没有客人来访，这两天却不约而同似的，先是有人来找你的爹爹，跟着又有人来找我的爹爹，你说这是巧合呢，还是，还是——”谭道成的面色不知不觉也凝重起来，问道：

“还是什么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别笑我多心，我总觉得像是有点不祥之兆，前天我一早出门，碰上一头乌鸦，今早出门，又碰上一头乌鸦……”

谭道成失笑道：“你怎能把两位客人，比作两头乌鸦？”张雪波没有因他的插嘴而止口，继续说下去道：“我真的是有点担忧，担忧这两个客人，会像是不祥之鸟的乌鸦，给咱们带来恶运！”

谭道成安慰妻子道：“不要这样迷信，我看这只不过是巧合罢了。最近不是听说又要打仗了吗？前天来找我爹的那个客人是避难经过山下，他来自爹爹的故乡，知道我爹在这山上隐居，这才特地来找爹爹的。因此我猜想今天来找你爹的那个客人，或许也是同样情形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但愿如你所言，只是巧合。”但眼神却是茫然若有所思，低下头又不说话了。

谭道成口中安慰妻子，心里却也着实是有点疑惑不安。前天来找他父亲的那个客人，在他家里只喝了一杯茶，席不暇暖，就要走了。她的父亲送那客人下山，很晚很晚方始回家。他曾经问过父亲那个客人是谁，父亲却像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叫他不要多问。说是到了可以告诉他的时候，自然会告诉他。

自从那客人来过之后，他的父亲一直像是闷闷不乐，昨天今天都没出去打猎。

因此他虽然那样安慰妻子，心里其实也是和妻子一样，有了一丝不祥之感。

他又再想道：“前天来的那个客人，来得虽然奇怪，可还是来到我的家中找爹爹。今天找岳父那个客人，却并没有找上门来，他们在悬崖后面说话，也好像是特意要找那样僻静地方，难道岳父真的是怕我偷听吗？这就是更奇怪了！”夫妻心里都是怀着疑团，谭道成也只能像妻子那样，把疑团藏在心中了。

此时他已经把散落在地上的柴草重新捆好，在柴草里他还发现一包草菇。“今早你才采了许多草菇回来，如今又是这么一大包，哈，恐怕三天都吃不完。”谭道成说道。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爹儿俩都喜欢吃新鲜的草菇，明天你去猎两只山鸡回来，和草菇一同炖吃，味道就更好了。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还用你说，你爹刚才已经打了两只山鸡回来了。我的烹调手段远不及你，所以才特地来找你这位大厨师回去烹调的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怪不得你这样好心出来找我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那咱们就回去吧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你不要多歇一会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早就没事啦，再不回去，天就要黑了。”谭道成折下一根粗如手臂的树枝给她当作扁担，自己扛起那头死老虎与妻子并肩同行。

走了几步，张雪波忽地眉头一皱，脚步有点歪斜。谭道成吃一惊道：“雪妹，你怎么啦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胸口好像有点作闷。”谭道成连忙放下死老虎，说道：“你瞧是吧，你都未曾恢复体力呢。别逞强了，柴草放下，让我来挑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替妻子揉搓。不揉搓还好，他一替妻子揉搓，张雪波反而哇地把黄胆水都呕了出来。张雪波推开他道：“你别扰我，我不是病，也不是疲劳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那你怎么会呕得这样厉害？”张雪波低声道：“我，我好

像是又、又有了。”说话之际，满面通红。谭道成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有，有什么？啊，我明白啦，我又要做爸爸啦！”

张雪波嗔道：“你这样大叫大嚷做什么，给人听见笑话。”谭道成笑道：“最近的一家猎户，也隔着一座山头呢。哪会有人听见，除非是你爹爹——”

张雪波望着他，似乎想说什么。谭道成瞿然一省，想起那个客人，方始发觉自己的话说得太满。他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天都快要黑了，你爹爹的那个客人料想也早已走了。你爹倒是有可能来找你的，不过你还怕给他知道吗？他久已盼望多添一个外孙过继给他，要是他知道了，恐怕比我还更喜欢呢。雪妹，你悄悄告诉我吧，有了几个月了？”

张雪波羞红了脸，说道：“前天才发现的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原来这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了自己有孕的缘故，这就怪不得了。”

张雪波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呀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以你的轻功造诣，本来应该跑得比那头老虎更快的。”说至此处，不觉有点担心，低声道：“你摔了一跤，会不会、会不会……”

张雪波红着脸道：“前天才发现有的，孩子还未成形呢。哪能就摔坏了他。别胡扯了。走吧，走吧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把柴草给我，让我来挑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不过作闷而已，现在亦已好了。这头老虎我扛不起，两捆柴草，你还怕我挑不动吗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不，不，肚子里的孩子要紧。你挑动得，我也放心不下，听话，听话，乖乖地给我吧。”

张雪波感受到丈夫的爱护，心里甜丝丝的有说不出的舒服，口中却道：“这头老虎呢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放在这里，也没人会要咱们的。吃过晚饭，我再来搬它回去。”张雪波道：“难得打到了这样重的大老虎，你早点扛回去，也好让两位老人家开心。成哥，我知道你疼我，但我真的还挑得动的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这样吧。我割一条老虎腿回去，趁新鲜，今晚烤虎肉吃，老人家也就开心了。但要是给他们知道你有了身孕，我还让你挑柴草，那恐怕他们就要不开心了。”

张雪波拗不过丈夫，心里也的确是喜欢丈夫对她这样爱护，便道：“好吧，依你就是。但成哥，你可得当心，别宠坏了我啊。”谭道成挑起柴草，和妻子并肩而行，笑问妻子：“雪妹，这个孩子你喜欢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张雪波杏脸飞霞，说道：“你呢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本来我是希望有个女儿的，但你爹想要个外孙承继张家的香灯，只能盼你再生一个男孩子了。”张雪波道：“其实男的女的都是一样，我就不懂，为什么只有男的才能继承香灯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重男轻女，本来是不公道，但习俗相传，咱们改变不了，你们做女人的，只有受点委曲了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冲儿今年已五岁了，弟妹年龄要是和他相差太远，玩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味儿了。不管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我只盼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生下来，和冲儿作伴。”谭道成没有说话，张雪波见他神情有点奇特，问道：“成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谭道成脸上挂着一丝苦笑，半晌说道：“雪妹，我正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

冲儿明天恐怕要离开咱们了。”

张雪波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你别吃惊，爹爹只是想把他送往外地就学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他才五岁呢，难道公公不会教他吗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爹爹说，希望冲儿得到名师教导。他说前天来找他的那个客人，文武全才，他已经答应收冲儿做徒弟了。不过，他不能在荒山隐居，所以必须冲儿跟他就学。”张雪波道：“公公不也是文武全才吗？武功方面，他教出来的儿子，三拳就可以打死一头老虎，那是足够用了。文学方面，我所知有限，但我也看见公公常常捧着书来吟哦，想必也是不错。为什么还要请外人教自己的孙儿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爹爹说，他凡事都是想求得最好的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他说那人的文学武功就是胜他十倍！”

张雪波心乱如麻，说道：“我也希望冲儿能够成才，不过他年纪还小，我真有点舍不得他。但公公既然有这个念头，为何那天他不把冲儿交给那个人带走呢？却要自己多走一趟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爹爹也是和你一样，舍不得孙儿的。这两天你不见他一直都是心事重重的模样吗？我猜他就正是为了此事决断不下啊。再说，冲儿的事情，也总得你做母亲的点头才行啊。”

张雪波沉吟道：“不是听说外面正要打仗吗？孩子年纪小，不如等仗打完了，再送他出去不迟。兵慌马乱年头，在山上总比较平安一些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雪妹，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座山平日虽然人迹罕到，但到底是在两国交界之处。金宋以大散关为界，这座山和大散关的距离虽然不算太近，但也不过百里之遥。金兵攻宋，山下是必经之地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过去大仗小仗也打过不知多少次，从未见过一个兵士跑到这山上来的。”谭道成道：“这是因为宋国势弱，每次打仗，都是守不住边关，很快就给金兵长驱直入了。但我听爹爹说，二十年前，情形却并非如此。”张雪波道：“我也曾听爹爹说过，听说那时咱们宋国有个大将名叫岳飞，很会打仗，金国流行两句话道：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他们对岳飞的畏惧，可以想见。但可惜听说岳飞早已给奸人害死了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是呀，要是岳飞还在，金兵就不能长驱直入了。但金兵不能长驱直入，大散关附近这一带也就要变成战场了。那时金国的大军开来，这座荒山恐怕也难免要驻兵了。”张雪波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是不是宋国如今又已有了好像岳飞一样的名将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这我倒没有听说，不过听说当年害死岳飞那个奸臣已经死了，宋国那个昏君也已死了。新皇帝听说倒好像是个比较年青有为的皇帝。这些都是前天来的那个客人告诉我爹爹的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公公是恐怕这一次打仗，咱们宋国或许会坚决抗敌，金兵打不下大散关，那时就恐怕要在这座山上安营立寨了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当然这只是万一的顾虑，但也不能不防。金兵上山，咱们大人容易躲避，孩子却难照顾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虽然希望过太平的日子，极不愿意给金兵上山骚扰。但咱们到底是汉人，我还是希望咱们宋国能够再出一个岳飞的。成哥，你说的是吗？”谭道成脸上现出一丝苦笑，说道：“我的想法当然和你一样。因此为了预防万一，我觉得让孩子出去也不是坏事。那人武功高强，一定可以保护

咱们的孩子平安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那人既然武功高强，为何他自己还要逃难？”谭道成笑道：“一个人武功再高，也是抵挡不住千军万马。再说，那人之所以要逃难，也还有他的原因呢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什么原因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那人意欲潜心练武，做开创一派的武学宗师，故此要躲避到远离战火的地方。”

张雪波心乱如麻，一时实是委决不下。

谭道成叹口气道：“哪个父母舍得孩子离开？不过，父母也总是希望孩子能够成才的。这次事出非常，爹爹恐怕战火会燃到山上，凑巧又有这么好机会可以让冲儿得到明师。爹爹要送冲儿出外就学，那也是为了冲儿打算。怎么样，你还是舍不得离开冲儿吗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公公是一家之主，他决定了的事情，我做儿媳妇的自然只好依从。”谭道成：“不，爹爹并不想勉强你和孩子分开，要是你不同意，爹爹可以重新考虑。”张雪波苦笑道：“我不想做一个只知溺爱孩子的母亲，我知道公公是为了冲儿的好，我若还固执，那倒是不识大体了。好吧，你告诉公公，说我和你一样，赞同他的主张。”

谭道成知道妻子答应得有点勉强，只好陪她苦笑。

张雪波不想令丈夫难过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是个胸无大志的女流之辈，只盼在这山上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一生。但孩子有孩子的想法，即使战火没有烧上山来，他长大了也未必愿意和咱们一样过这混混沌沌的日子。多见树木少见人。他能够成才固然最好，不能够成才，让他到外面的世界长点见识也是好的。”

谭道成喜道：“雪妹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是明白道理又有见识的，你不必太过自谦了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别给我脸上贴金了，快点走吧。两位老人等咱们回去，恐怕肚子都饿扁了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是，是，但你身怀六甲，走路可得当心一些。”此时夕阳早已落山，天色开始入黑了。

虽然说是赶着回去，但走了一程，张雪波却还是忍不住又要和丈夫说话。

她忽地问道：“成哥，你会不会和我分开？”谭道成诧异道：“雪妹，怎的你有这个想法。咱们是要同偕白首的夫妻，怎会分开？”说罢笑道：“你若还不放心，我唱支山歌给你听，表达我的心意。”

他平时是很少唱山歌的，张雪波央求他，也难得他唱一两句。此时为了哄妻子喜欢，他自动唱起来了。“连就连，我俩缔交定百年。谁若九十七岁死，奈何桥上等三年。”

张雪波笑得有如花枝乱颤，说道：“唱得很不错呀，但这支山歌，其实你早就应该唱的。现在才唱，已经嫌迟了。”谭道成道：“哦，我应该什么时候唱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应该在你向我求婚的时候唱。”

两人笑过之后，张雪波正容说道：“我不是对你不放心，但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如今为了恐防战火波及此间，咱们已经被迫要和冲儿分开。如果战火真的烧上山来，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，

那时，那时……”谭道成斩钉截铁的道：“咱们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！”

“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！”这八个字从丈夫口中一说出来，妻子的泪水也从眼中流出来了。

谭道成道：“雪妹，你怎么啦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成哥，你这样爱我，我喜欢得要哭啦，不过——”谭道成道：“我知道，当然我不希望真的会有那么一天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不错，我也不希望有那么一天。但若真的大难临头，我倒不希望你和我同死，你一定要活下来！”

谭道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为了冲儿。你的本领比我大，你可以更好照顾冲儿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冲儿会有师父照顾的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师父怎比得亲生父母？成哥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不管将来碰上什么，你要为着冲儿，活下来！”妻子这样认真的态度，吓得谭道成也吃了一惊，勉强笑道：“我不过是用这八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意，哪里真的就会碰上这种不幸的事情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你有这样的心意，我不要你真的去做，我死了也甘心了。成哥，你别睁大眼睛瞪我，好，好，咱们都莫说不吉利的话了，走吧，走吧。”

夫妻俩心中都是充满蜜意柔情，但也隐隐有点“不祥之兆”的疑虑。尽管他们都在避免说不吉利的话。

不知不觉他们已回到家门。只见炊烟袅袅，随风飘散。张雪波道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两位老人家已经自己烧饭啦。”

那两位老人家果然是等得肚皮都饿扁了。此时，谭道成的父亲正在屋子里说道：“怎得还不见他们回来？”

张炎说道：“别等他们了，先喝一碗鸡汤吧。这是我用雪儿今早采回来的新鲜草菇炖的山鸡，你试试我的手艺。”谭道成的父亲笑道：“这是你乖女儿采回来的新鲜草菇，不等她回来，不大公道吧？”

张炎哈哈笑道：“老亲家，你真是人如其名，什么事情都要讲个公道。我是怕饿坏了你，天寒地冻，先喝一碗鸡汤，也好让身子暖和暖和。雪儿是你的媳妇，要是当真饿坏了你，雪儿心里也不安的。”

张雪波抢先进门，笑道：“对不住，女儿回来晚了，公公，你还是听我爹爹的话，先喝鸡汤吧。你和我客气做什么，这鸡汤倘若是我炖的，我也应当先孝敬你们两位老人家。”张炎笑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，这可是你的贤媳妇说的，没有什么所谓公道不公道的吧？”原来谭道成的父亲名叫公直，凡事也总喜欢讲个道理，所以张炎时常拿他的名字取笑。他们两亲家正在开玩笑，但一看见这对小夫妻回来的模样，却是不禁怔住了。

张雪波虽然没有跌伤，但衣裳破裂几处，而且沾满污泥。那两捆柴草是谭道成挑的，用的也不是扁担而一根树枝。最令他们吃惊的是：谭道成身上虽然没有沾那么多污泥，但却有血渍。

谭道成把柴草放下，笑道：“我们打一只老虎，爹，你别害怕，这是老虎血，不是我的血。”说罢，把那条虎腿从柴草丛中拿出来。

张雪波道：“我们本来想今晚给你们添一道菜，做烤老虎腿吃的。只好明天再弄了。”

张炎说道：“我已经猎了两只山鸡回来，今晚的菜肴是够丰富的了。”说至此处，目光中忽地好像带着疑惑的神气，盯着女儿问道：“你也有帮忙

成哥打老虎吗？你虽然不比寻常的弱质女流，但没练过武功，可不能不自量力啊！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刚碰上老虎，成哥就来了。他说是‘我们’打的，只是想让我也分点功劳。”她怕爹爹知道她曾出手，更会责怪她忘记了他的叮嘱。心想还是暂时隐瞒，待到只是两父女的时候，再和爹爹说真话的好。她心里有许多疑团，也只能等到没人的时候再问爹爹。谭道成似乎亦已知道妻子的心思。只是笑笑，没有拆穿妻子的谎话。但他心里却也加深了一层疑惑：为什么岳父好像害怕给我知道雪妹懂得武功？

张炎得知女儿未曾显露武功，方始放下心上一块石头，说道：“怪道你弄得这样狼狈，原来是碰上老虎，摔了一跤。没摔坏你吗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只不过擦伤一点表皮，衣裳有几处勾破。冲儿呢？”每次她回到家中，总是孩子最先跑出来迎接她的，这次回家，直到如今还没看见孩子，她是早就想问爹爹的了，此际方有机会发问。

张炎说道：“冲儿玩了大半天，现在睡着了。”

张雪波不觉有点奇怪：“冲儿怎的这么早就睡了。”

她是知道孩子的习惯的，不错，孩子是喜欢蹦蹦跳跳，玩得倦了也会小睡片刻，但多数是在午饭之后那两三个时辰，晚饭前他是很少会睡觉的，这段时间他也很少到外面乱跑，通常是坐在家中跟祖父或者外公认字，这段时间是他一天内最“安静”的时间。

不过，她虽然觉得孩子今天有点“反常”，但这是小事一桩，她也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当下说道：“好，我回房间换一套衣裳，看看冲儿醒了没有。”张炎说道：“他睡得正沉，你别唤醒他。睡前他已经吃过东西，用不着担心饿坏他的。我留一条鸡腿给他就是。”

张雪波应了一个“是”字，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待我换过衣裳，就出来开饭。”谭道成笑道：“不用劳烦你出来才开饭了，我不会烧饭弄菜，难道摆摆碗筷都不会吗？”张雪波知道丈夫爱惜自己，心头一股甜意，笑道：“是呀，这倒是我胡涂了，咱们已经回来晚了，怎能还要公公和爹爹久等。那你赶快开饭，你们先吃罢。”

张炎说道：“也不争在这刻时间，不过鸡汤还是趁热喝了的好。”

两碗鸡汤是早已放在饭桌上的，虽然已不是热腾腾的，也还有热气冒起。

谭公直笑道：“贤媳妇你瞧，你的爹爹是不是好像要向我献宝似的？好吧，老张，你等我品评，我就试试你的手艺吧。看看是你做老子的手艺高，还是你女儿的手艺好？”张炎笑道：“论到烹调这门功夫，我这个做老子是只能自认比不上女儿的。”谭公直笑道：“我是依理类推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。女儿手艺高，你这个做老子的大概也不会差到哪里。”说罢，和张炎同时端起鸡汤就喝。

谭公直喝了一口鸡汤，脸上的神色虽然没什么，眉头却是略皱。

张炎笑道：“你的依理类推，这次恐怕是推错了吧？是不是比雪儿平日炖的鸡汤，滋味差得太远？”

谭公直道：“不，不，还好，还好，只不过差那么一点儿。”原来鸡汤稍稍有点苦味，谭公直料想是因山鸡烧焦了的缘故。谭道成笑道：“只不过差那么一点，那就不只是还好了。”

谭公直笑道：“是，是。难得你的老丈人精心泡制，我只赞还好，那的确是不公道了。好，很好。”说罢，大口大口地喝。张炎笑道：“你这句‘很

好’，那是看在你儿子的份上吧，我倒是受之有愧了。”

谭公直哈哈大笑：“人家说女生外向，我这个儿子倒是偏着老丈人呢。老张，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”

张雪波在两老的笑谑声中，深深感到天伦之乐，她满怀喜悦地回自己的卧房。

孩子果然睡得很沉，她轻轻在孩子绯红的脸庞上亲了一亲，孩子毫无知觉。

她忽然发觉孩子的睡相有点奇特，她试试把孩子曲起的双膝轻轻摆直，孩子还是动也不动。

张雪波可能是出于母性本能的反应，不觉稍稍起了一点疑心，蓦地她想起一件事。

不过是上个月的事情，爹爹暗中教她学点穴的功夫。上个月是农历九月，正是打猎最好的季节，秋高气爽，野兽尚未“冬藏”。谭公直父子几乎天天出去打猎，张炎就在家教女儿练点穴功夫。

张雪波记得父亲曾告诫过她：“点穴功夫不要轻易使用，若然点着死穴，轻轻一戮，就会致人于死地。”张雪波道：“那么我只点敌人的麻穴或晕睡穴就行了？”她爹爹说：“不错，但交手之际要点得这么准可是难事。还有，即使点普通穴道，时间长了，未能解穴，对身体也还是有妨害的。除非你练到我的一种独门点穴功夫，那才可以避免伤人。”

张雪波好奇心重，当然追问下去，究竟什么独门点穴功夫。她爹爹告诉她，这种独门点穴功夫，是点对方晕睡的，不但不会伤人，而且有助于安眠，可以为患上失眠症的人作治疗之用，非但无害而且有益。她爹爹还告诉她，除了失眠症，点穴可以治其他的病。

爹爹告诉她：“点穴也分两种，一种是作为上乘武功的点穴，可以杀人伤人的点穴；一种是医术上的点穴，可以治病救人的点穴。医术上的点穴是一项极为深奥的学问，我根本未入门。不过我点晕睡穴的独门功夫，倒是把武功与医术合而为一的，可惜我只懂得一种于人有益的点穴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咱们在荒山上隐居，敌人是不会有。爹爹，你先把这种于人有益的点穴功夫教给我好不好。”她的爹爹一听就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当这种独门点穴功夫是容易练的么，即使你有了我现在的武功底子，最少也还得苦练十年。普通的点穴功夫就容易得多了，只要你勤学苦练，大概半年之内就可以练成。”

所谓“普通的点穴功夫”亦即是杀人伤人的那种点穴功夫，她记得当时她还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岂不是杀人容易救人难吗？”

她爹爹苦笑道：“杀人容易救人难！呀，你说得不错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”她也不知爹爹因何有此感慨。

想起这件事情，此际她看着沉睡的孩子，她也禁不住苦笑了。当然她不是害怕爹爹会伤害她的孩子，但孩子睡得这样沉，她却可以断定是给了晕睡穴了。

点了孩子穴道的人，当然绝不会是别的人，只能是她的“爹爹”。

虽然“爹爹”只是她的养父，但对孙儿疼爱，和别人家的祖父并无分别，甚且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

当然，她绝对不会疑心爹爹害她的孩子，事实上她亦知道了爹爹这种点晕睡穴的独门功夫，对孩子乃是有益无害的。

但她可不能不疑心，为什么爹爹要点孙儿的穴道？她的孩子没有失眠症，平时蹦蹦跳跳，活力充沛，也无须用点穴的功夫替他治病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只是为了要让孩子沉睡吗？孩子多睡一两个时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的，反而误了他吃晚饭的时间！

怀着疑团，她匆匆换了衣裳，便即出去。

第二回 亲友成仇

张炎正在劝女婿喝鸡汤。

“我正是要你趁着雪儿还未出来的时候，给我品评品评，否则你就不好意思当着妻子的面谈老丈人的手艺了。”老丈人的说话这样风趣，逗得女婿也不禁笑了起来。

笑语声中，谭道成端起鸡汤便喝。

不料碗边刚刚沾唇，鸡汤尚未入口，忽地一股劲风扫来，汤碗落地开花，碎成片片！

汤碗的破裂声和他父亲的暴喝声同时响起。

“这汤不能喝！”

原来是谭公直以劈空掌力打碎儿子手中的汤碗的。他先发掌后发声，显然是怕来不及阻止儿子喝下鸡汤。

事情来得如此突然，谭道成惊愕得如坠五里雾中！

“为什么这汤不能喝？既然不能喝，为什么爹爹又喝了呢？”

心中的疑问还未说出口来，他已听到了父亲的解答了！

“张炎，你为什么非要毒死我们父子？”

谭道成尚在发呆，他的父亲已是一声怒吼，向他的丈人扑过去了！

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，谭道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！怎的会有这个可能呢，岳父竟然要毒死自己的女婿。

这刹那间，他惊得呆了！

父亲和岳父已经打起来了，谭公直的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，每一招都是重手，攻向张炎的要害。张炎一言不发，也是招招狠辣。两亲家都好似恨不得一拳打死对方。那里还像两亲家，简直是好像和仇人拚命！

张炎暗暗吃惊：“想不到他的内功竟然深厚如斯，喝了毒汤，也还这样了得！”他拚命抵挡，只盼能够支持到谭公直毒发的时候。

谭公直也是只有一个念头，在自己毒发之前，把暗算自己的仇人毙于掌下。

恶斗中谭公直一个“移形易位”，转到张炎身后，双掌齐出，击他后心。张炎要向前窜，怕他就招赶招，力上加力，再推一下，莫说被他打着，只这劈空掌力，就能令他重伤。若然向旁闪避，也势必露出空门，高手搏斗，被人攻入空门，那亦等于是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了。张炎难以救招，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，无暇考虑，只能与对方拚个同归于尽！

他脚跟一旋，回身出掌，竟不救招，反取攻势。右掌向外一挂，左拳翻起，“羚羊挂角”，恶狠狠地朝着谭公直的太阳穴猛击！

谭公直也正在拳掌兼施，狠下杀手。

眼看就要有人血溅尘埃，说不定甚至是双方同时倒毙！

谭道成惊魂未定，但已恢复几分清醒，见此情形，吓得跳起来大叫：

“不要打了，我求求你们不要打了，有、有话、好、好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张炎左臂软绵绵地吊了下来，右掌离谭公直的太阳穴不到三寸，但已无力向前打去，谭公直腾地飞起一脚，将他踢翻！

原来谭公直是趁他使用险招之际，骤下杀手，穿心掌改为擒拿手，向他臂弯打击，他是练有鹰爪功的，张炎的关节要害中了一掌已不得了，更那堪

又给他顺势一拗，左臂关节，登时就给折断了。

但对张炎而言，这还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假如谭公直不把穿心掌改为擒拿手，早已取了张炎的性命，不过若然这样的话，谭公直的太阳穴也有给张炎击中的危险。谭公直没有把握避开他这一击，只能先把对方一条手臂拗折，消解敌方致命的攻势。

这一战他倒是没有受伤，但他自知中的乃是剧毒，待到发觉之时，已是中毒甚深。而且又经过这场恶斗，恐怕纵有解药，也难活命。

他避过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危险，只因为不愿意死在敌人的前头，并非是要饶恕敌人。

他一脚踢翻张炎，眼睛已是一阵阵发黑，他大吼一声，扑上前去，喝道：“你要毒死我，我先要你的性命！”双手扼住张炎喉咙。谭道成叫道：“爹爹，不可！”

谭公直怒道：“你还当他是岳父吗，他是要毒死你的奸人！”谭道成道：“你叫他解药拿出来，饶他一死吧！”

谭公直道：“他处心积虑，谋害咱们父子。用心如此恶毒，我绝不能饶他！我一生光明磊落，不屑骗他解药！”但他说话的时候，精神不能专注，扼住张炎喉咙的双手，却是不免稍微松些儿了。

说了这几句话，心跳越发加剧，指头也在渐渐僵硬了。他吸一口气，重新用力，心里想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亲手报仇！”谭道成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在此时，他听见了妻子走来的脚步声。

人未到，声音先到。

“爹爹，爹爹！成哥，成哥！”惊惶紧促的呼叫！

张炎被扼住喉咙，当然说不出话。

谭道成惊心巨变，一片茫然。好像是在恶梦之中，神智尚未恢复清醒。他也没有回答。

张雪波走出卧房的时候，已经隐隐听到了吆喝、殴打的声音。

但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，虽然听到的声音分明是打架的声音，她还不敢相信是有人打架。（饭厅里只有三个人，公公、爹爹和丈夫，谁和谁打架呢？）

她加快脚步，跑到饭厅前面的天井，这才清清楚楚听到了公公说的那句话，那句话是斥骂她的丈夫的。

“你还当他是岳父吗？他是要毒死你的奸人！”

好像晴天起了霹雳，头顶响起焦雷，轰的一声，只觉耳鼓嗡嗡作响，心头震荡不休，下面丈夫说的什么，她已是听而不闻了。

公公说的那句话她虽然听得清楚，但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，虽然每一个字她都听见了，她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！

她六神无主，只能大声呼叫，呼叫她至亲至爱的人！养父和丈夫在她心中难分轩轻，一样的都是她至亲至爱的人！

爹爹！成哥！爹爹！成哥！爹爹和成哥都没回答。

听不见他们的回答，她更加慌乱了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冲进饭厅。

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她魂飞魄散！

但无论怎样惊慌，爹爹的性命她是不能不救的。

不是惊慌的时候，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更不是犹疑的时候！她无暇思索，立即跑过去扳她公公的手。

谭公直的手虽然正在开始僵硬，但两人功力相差太远，媳妇还是扳不开公公的手。

张雪波叫道：“成哥，你快来帮帮忙呀！”

妻子倚靠丈夫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尤其对她而言，更是如此。今天她几乎命丧虎口，不也正是丈夫救了她的吗？

正因她倚靠丈夫已成习惯，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她不自觉地就向丈夫求援了。竟没想到她是要丈夫去对付他的父亲。

几乎是在同一时候，谭公直也在喝道：“成儿，给我把这贱人杀掉！”

贱人，谁是贱人？谭道成与妻子一向是相亲相爱，更兼相敬如宾的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把“贱人”与“爱妻”放在一起联想。谭公直怒道：“你是要妻子还是要父亲？你不杀这个贱人，难道要让她杀我吗？”

“请父亲息怒，”谭道成说道：“媳妇已有身孕，纵然她有罪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总是咱们谭家的骨肉！”

谭公直气平了一些，心里想道：“这话也说得不错，虽然他父女要谋杀我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”

谭道成似乎知道父亲的心思，继续说道：“爹，你一向是最讲道理的，俗语说得好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雪妹她爹做的事情应该与她无关，要是将她一并杀掉，岂非太不公道？”谭公直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他们是父女，父女自是同谋，怎能说与她无关？”

妻子向他求助，父亲却在喝令他杀妻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

他绝对相信妻子是不会杀他的父亲的，但在父亲盛怒之下，他又怎能去帮妻子拉开父亲？

迷茫混乱之中，忽听得父亲噗嗤一笑。笑声古怪之极，但杀气腾腾的局面，却似乎因此缓和一些。

谭道成不懂父亲因何发笑，只道事情或有转机，正想上前劝架，陡然间局面又大变了。

原来张雪波因为扳不开公公的手，眼看爹爹就要给公公扼毙，人急智生，突然想起了新近学会的一种点穴手法。

爹爹教她点穴功夫，她最不愿意学的是点死穴的手法，而最喜欢练的则是点麻穴手法。爹爹虽然笑她这是“妇人之仁”，但也同意她先练点麻穴。因为点死穴要用重手法，她的功力还嫌不够。这半个月来，她练的都是点麻穴的手法，早已练得十分纯熟了。

如今她点的就是公公的“笑腰穴”。笑腰穴是上半身三十六个麻穴之一，而且是最易见效的麻穴。

她一点点个正着！

可惜她的功力和公公个差太远，点麻穴虽然不必用重手法，但也还是要用上内力的，内力不到，就封闭不了穴道。还有被点穴者的内功倘若比点穴者的内功高出太多，点穴亦难生效。

结果她的公公虽然笑出了声，却没麻软，更不用说不能动弹。

但虽然如此，谭公直笑了出来，也不免泄了口气，扼住张炎喉咙那一双手使不上劲。

他恼怒媳妇的骚扰，更恼怒儿子不肯听他的话杀妻，一怒之下，索性先放松张炎，横肱一撞，把媳妇撞翻。他跳起来喝道：“我先毙了你这个贱人！”一脚朝媳妇胸口踩下！